

陈启文

宋美龄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宋 美 龄

陈 启 文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于 刚

封面设计 赵晓蓉

内 容 提 要

· 陈 启 文

宋氏三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女性，她们由于各自的志向和追求不同，对社会也起着不同的作用。关于宋庆龄的生平和贡献，人们已知道得很多；关于宋霭龄，文史家似乎不曾顾及；而对于宋美龄——这位因其特殊身分在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特殊角色、起过特殊作用的人物——她的生平事迹，国内还没有专著介绍过。本书作者参阅了有关的大量资料，走访了不少“过来人”，写成了这部以史实为依据的文学作品。其文笔生动，内容翔实，不少故事鲜为人知，读来引人入胜。

宋 美 龄

陈启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长春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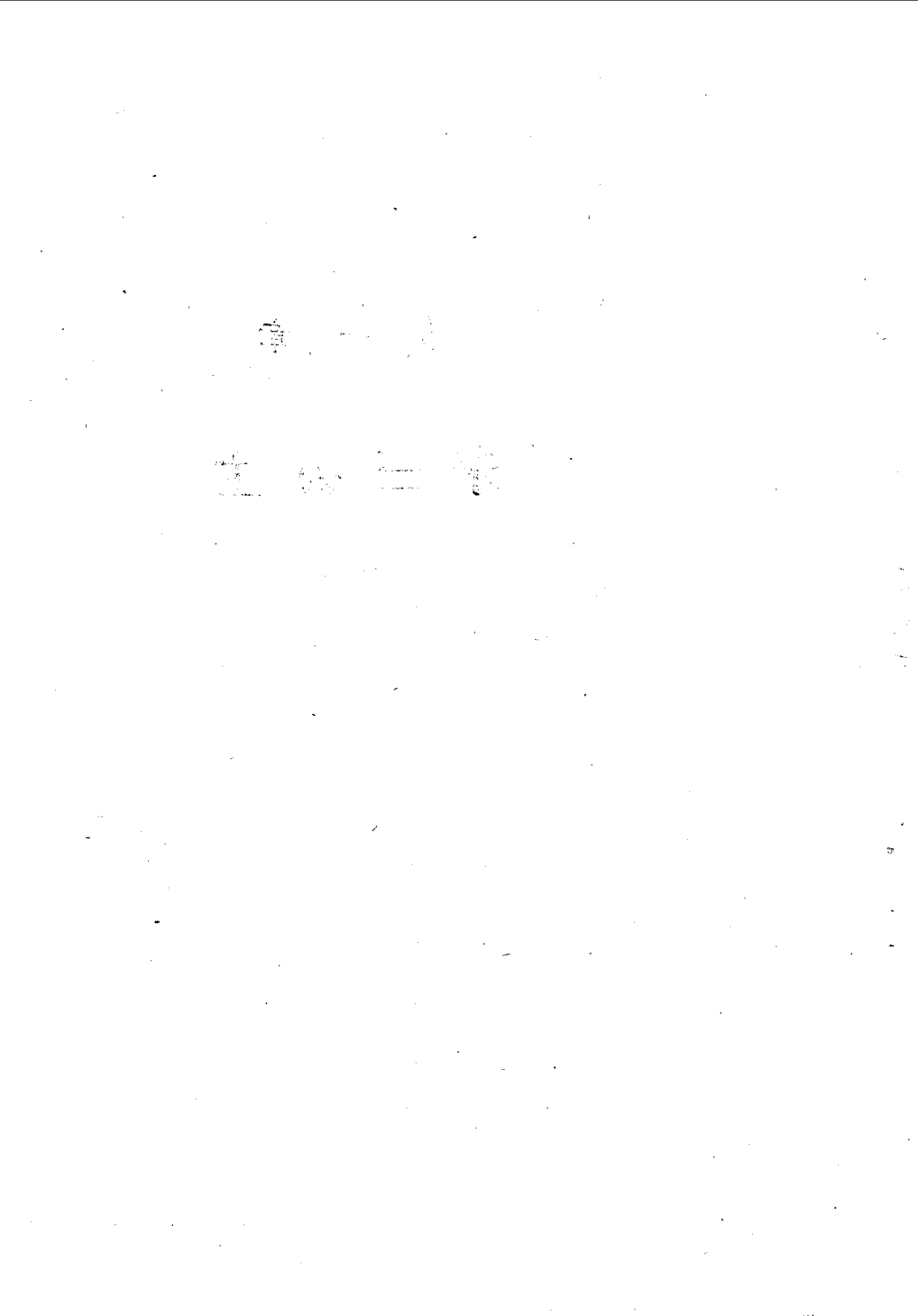
ISBN 7-5059-0713-1/I·473 定价：2.60元

目 录

第一章	宋三公主	(1)
第二章	婚恋风波	(21)
第三章	旋转世界	(61)
第四章	抗战夫人	(99)
第五章	历史硝烟	(133)
第六章	残局难收	(221)
第七章	海外生涯	(253)
附：	宋美龄年表	(309)
后	记	(316)

第 一 章

宋 三 公 主



有个小姑娘，留一束卷发，
恰巧在头当中。小姑娘是谁？
当然是我！

——理查森小姐的儿歌

上海虹口，在一百多年前还是远离市镇的荒郊。那时，在那里绿色的田野上，在酸枣树和椰树的怀抱中，座落着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一条小溪在楼前流过。

小楼的主人叫宋嘉树，又名查理·琼斯·宋。这位后来“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当时是上海卫理公会的基督教牧师。一八六六年他出生在海南岛。那里是一大片未经开发的山地和热带雨林，村民们大都是清军入关后渡峡移居而来的明代遗民。他的父亲是个社会秘密组织的老大哥，经常做走私生意。

宋嘉树长得黑矮而结实，象一根柚木柱子，闪亮的眼睛活象一只想学说话的八哥。九岁那年，这个胆大而充满野性的孩子就乘坐走私船“大眼鸡”逃到了美国，二十岁

后他才回到中国。关于他的传奇，成了二十世纪迷人的东方神话，国内外的人都写得很多了。

据说，宋嘉树姓韩，原名韩教顺，但因他年幼出国，又操一口难懂的海南方言，他的真实姓名便在美国发音和拼写时走了样。现代历史上最有名的姓氏之一居然是虚化的，真不可想象！那么，后来名扬中外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就应该叫韩美龄了！

一八九七年三月五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宋太太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在女儿中排第三）。这个胖胖的小女儿有个象月亮般的小圆脸，取名叫美龄。这一年，宋嘉树已离开卫理公会十五年了，成了上海滩一个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和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

美龄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头顶上扎着两根小辫子：用红带子扎着，然后卷成圆环，象一对螃蟹的大眼睛；脚上穿着猫头似的小鞋子，两旁伸出两只猫耳朵，上面还绣着猫胡须和猫眼睛。冬天，母亲把他裹在厚鼓鼓的棉袄里，她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稍不注意就摔几个跟斗，但因衣服厚，人也胖，她从来没有摔痛过。每当她摔倒时，她的叔叔都哈哈大笑，觉得格外好玩，总把她举起来道：“我的宝贝，你可真是一只小灯笼啊！”

从此，美龄有了个有趣的绰号：小灯笼。

那个时代，有出息的中国姑娘都要学会刺绣，在绸布上绣出各种美丽的花卉。宋夫人不喜欢针线活，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项技艺。她请来了个能识文断字的寡妇，教女

儿们学绣花。美龄学绣花时觉得格外好玩，总是格格地笑个不停，两个小姐姐也跟着她笑。绣花师傅气呼呼地说：

“你再笑，我不教了！”小女孩们一听说“不教了”，如逢大赦，欢天喜地地跑出门去。

房子后面有一个大菜园，挨着围墙两边都栽有树。这边是风景树，那边是乡里人的果树。当时正是五月蜜桃成熟的时候，又大又鲜的蜜桃探出，象小姑娘的脸，引诱得三姐妹直流口水。小灯笼虽然胖，却极会爬树，她脱下鞋子光着脚丫爬上风景树，翻过围墙，又爬到了墙外的桃树上，摘下蜜桃扔到小姐姐手里。小姐姐在地下脆生生地吃，她在树上大嚼特嚼，又甜又粘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吆喝，果农赶来了。美龄一看，树杆好高好高，她已不能下来了，口里衔着半块桃子，吓得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宋嘉树，他走来一看，又好气又好笑，一面掏出钱来赔给果农，连连道歉，一面伸起手臂把美龄从树枝上抱了下来。宋夫人管教孩子比斯巴达克人还严厉，她严厉训斥了三个小公主，扬起巴掌要打她们。父亲却把妻子劝住了，他说：“花几美元就可买到最好的刺绣，要她们学这个干什么？孩子们的眼睛才是最重要的……”

小姐妹们一下子解放了，她们走出围墙，跑遍了乡村。她们和许多小孩成了好友，经常在一起做游戏。美龄是那伙游伴中最年幼的孩子，在孩子们捉迷藏的时候，她嚷着也要入伙，但孩子们都想法子把她甩开。因为她不大

会捉迷藏，轮到她藏的时候，她太卖劲了，以致无法找到她，而该她找别人时，又胖得走不动。孩子们想了个主意，甜言蜜语地哄美龄说：“你是个机灵鬼，从现在起你站在花园间，闭上眼睛数一百下再找我们。”

美龄用圆滚滚的小手捂住自己的眼睛，耐着性子费劲地数了起来。她还不会数数，数着数着就乱了套。好不容易数到一百下，睁眼一看，四周一片沉寂，花园里一个孩子也没有了。她找了好半天，还是没有。她霎时明白，她们一定在远处找了个地方，在做一场新的游戏，可能还对自己嘲笑了一番。

一种被抛弃被轻视被戏弄的感情包围了她，她幼小的自尊心被挫伤了，就站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这时，鸢龄走了过来，擦尽她的眼泪和鼻涕，安慰她。

美龄睁大泪水朦胧的大眼问：“姐姐，我能长大吗？”

“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

宋家是一个艺术气氛很浓的家庭。宋夫人的先祖徐光启，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朝廷大官，也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徒，上海有名的徐家汇，就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她本人毕业于西门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弹得一手好钢琴。宋嘉树喜欢唱歌，他嗓音纯美宏亮，喜爱西洋歌曲。美龄从小受音乐熏陶，每到周末，母亲弹琴，父亲歌唱，她常和父亲一起组成二重唱……

小灯笼一天一天长大了，她的衣服很快就无法穿了，

每二、三个月就要给她做新的。一次母亲给她拿来一件大花褂子，她嚷着不肯要：“我不穿花衣服，我要穿哥哥那样的！”哥哥子文大她两岁，穿过的衣服很多，随便找来一件给她穿上也很合体。哥哥笑着说：“你这个撒旦的小羊羔，象个男孩子，穿上男孩的衣服不更调皮了？！”这样她就成了哥哥小衣服的继承者……

美龄刚满五岁就吵着要跟霭龄到麦克泰尔女校去读书。宋嘉树亲自带美龄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问她学校是否收五岁的孩子。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着男孩衣服、头上却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小鬼头，用英语开玩笑地问道：“学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学吗？”

美龄执拗地昂了昂头，用英语答道：“我想上学胜过了一切！”

理查森小姐吃了一惊，对宋嘉树说：“这小女孩就能用英语对话了？”

宋嘉树说：“没什么，她刚学话时我就告诉她讲英文。”

理查森小姐说：“年龄还是小了一点，先让她作为寄宿生试读一下吧！”

美龄欣喜若狂，回家后就开始收拾行装。家里给了她一只浅底箱子，这是一个漂亮的、漆黑发亮的箱子，也是她私人的第一个箱子。但当她发现，把所有的新衣服都装上还未把箱子装满时，她嚷着要把冬天的衣服都装进去。临走时，她心里又难免紧张、恐惧起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父亲看出她的心事，问道：“现在你还可改变主意。是上学还是留在家里？”

美龄歪着小脑袋说：“上学！”

一切都准备妥当，宋嘉树提起皮箱，牵着女儿走出家门，美龄穿着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紧贴在父亲身旁，动身走向这大千世界。

当父亲和女儿在理查森小姐的书房里分手时，美龄感情的闸门突然打开了，她一步蹿起，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伤心地哭起来，似乎她已被卖身为奴。

理查森小姐把美龄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抚慰她，使她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她的书桌和椅子太高了，她坐在椅子上脚沾不着地，上完一堂正规教育课后，她的腿总是失去知觉；只有上中文课时，因她用适当的节拍反复诵读词汇，腿随节拍前后摆动，才能使腿上的血液流通。开饭时她从未吃饱过，因为盛饭菜的碗盆都放在饭桌当中，大孩子们见饭菜就抢，她既够不到桌上的东西，也不如别人抢得快。

理查森小姐格外喜欢美龄，上课的时候她看到这小女孩一本正经的样子，便想起了一首古老的儿歌：有个小姑娘，留一束卷发，恰巧在头当中。小姑娘是谁？”理查森小姐望着美龄又黑又大的眼睛问，美龄总是用英语回答：

“当然是我！”

那时美龄正在换乳牙，她的两颗门牙刚掉。有个比她大的女孩逗她：“宋太太，你的牙怎么啦？”

“太太。”美龄彬彬有礼地说：“前门被人偷走了。”

美龄和二姐庆龄同住一个寝室，她十分卖劲地为二姐服务，抹窗户，扫地。每天下晚自习后，庆龄的朋友们回到寝室，总发现小灯笼为她们准备好了茶水。

从教室通往寝室的楼梯之间有一段漆黑的通道，许多女孩子都害怕走这段路。美龄几次都从这里走过。理查森小姐批评其他胆小的孩子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象美龄一样从那里走过呢？”受了校长的表扬，美龄感到非常自豪，脸上出现两个圆圆的笑窝，心里却还有余悸。其实她也非常害怕，每次通过这里时背心都被冷汗浸湿，睡觉时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

有一次，美龄从噩梦中挣脱出来，撑着眼皮再也不敢入睡，浑身一阵阵颤抖，恐惧使她全身出现象蜂窝一般的红点。这时同寝室的孩子都睡了，她索性下床来站直身子，反复地默诵课文。理查森小姐查夜时发现了这个情况，第二天便通知了宋嘉树。

美龄被接回了家，由家庭教师教她。她回家不久，学校又把她借去帮演一场话剧，她在剧中扮演一位王后。演出的那天家长们都来了，宋嘉树为了来观看自己女儿扮演主角的话剧，连最重要的事情都抛到了一边。话剧演到英俊的王子把王冠戴在美龄头上，王子说：“我给王后加冕。”

这时，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也是宋嘉树的好朋友，马上

登上台叫了起来：“啊哈，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成了王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国王的岳父！”人们都转向宋嘉树大笑，宋嘉树比别人笑得更欢，他上去一把抱起戴着小王冠的宋美龄，兴高采烈地把她向空中抛去，狂欢的人们投来了一簇簇鲜花，六岁的美龄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大出风头……

戏演完了，美龄还是回到了家里。宋嘉树请了一位老秀才教她古典文学。那老头稀稀拉拉的头发缠成一根辫子，口里一边念着古文，头一边摇晃，那根长辫子随着节奏扫来扫去，象打拍子似的，他这样一坐就是大半天，宋美龄也得默默地坐大半天。她稍一走神，老头儿便挥着戒尺呵叱起来。只要老头的辫子一摆，就象发了信号，美龄就要读书了。

美龄恨死了那根又细又长的辫子。一次，她找了个借口，溜到先生椅子的后面，悄悄地把他的长辫子捆在椅子背后，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做鬼脸气他。先生跳起来去惩罚她，突然猛地向后一拽，摔倒在地，椅子也翻倒了。老秀才顿足捶胸地告到宋夫人那里，宋夫人狠狠打了美龄一顿屁股。老先生再也不肯给美龄上课了。她身上虽痛，心里却一阵轻松。

这年美龄八岁，她大姐霭龄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了两年。宋嘉树觉得，应该把庆龄和美龄也送到美国去读书，这样做，一是想让孩子早点接受新的思潮，二是因为他这时参加了策划革命，充满了危

险，怕身分暴露，不如逃往国外。

有一年，宋嘉树到纽约办公事，参观了哈得逊河对岸的一所小学校。校长波特文小姐身材高大，留着一头栗色头发，全身充满了活力。当嘉树提出想把两个女儿送来读书时，波特文小姐蓝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笑意，说：“欢迎，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小女孩！”

二

在踏跷跷板时，她感觉到：一方在上，另一方必在下，永远也不会平衡，乐趣也正是在这种不平衡中产生。

——一位平凡者不平凡的话

一九〇七年夏天，庆龄、美龄搭乘“满洲里”号邮轮出发了。两姐妹虽然经常看见海，却是第一次见到洋，洋比海更壮阔也更温柔。美龄扶着栏杆，望着那仿佛在微笑的太平洋，几千个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蓝天笑着。

这时，有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姑娘走了进来，她逗美龄说：“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要当个大夫。”

“大夫！噢，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你知道吗，你得去锯掉人家的腿。”

“是吗？”美龄感到惊讶，她咳了一声说，“那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到了学校，美龄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她什么都问，

花呀，房子呀，人呀，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天，从中国寄来了一个邮包。开包一看，里面五颜六色，都是女孩子爱玩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给她穿的黑色绸衣绸裤，上面还绣着青龙。她穿上绸衣后，突然觉得格外思乡，酸得小鼻翼直颤。这时她便跑到波特文小姐的房里，讲起她在祖国的生活，讲起爸爸妈妈的故事。波特文小姐抚摸着她头上两个大红色的蝴蝶结说：“多看一些书，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吧！我是俄罗斯人，那时想家的时候，就用这个法子！”

美龄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坐跷跷板和采摘野榛子。中国女孩自古的娱乐以荡秋千为主，在荡来荡去的秋千架上，有一种飘忽和不稳定的感觉，它似乎预示着中国妇女未来的命运。美国小学校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喜欢坐跷跷板，一块平衡的板子中间，垫着一个木轴，一头一个孩子，一上一下地跷着，一个在上，另一个必在下，所有的乐趣都在这种不平衡中产生。九岁的美龄，那时虽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人生哲理，却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课外活动的时候，美龄常和其他小孩子到附近山上去采野榛子。沿着那条满是尘土的路，小家伙们唱着“小羊倌”一类的曲子，向树林中走去。有时会遇到一个赶马车的农夫，他会停下来让小孩子们上车，还撕下油炸小鸡的腿给她们吃。当他发现这个圆圆胖胖的中国小女孩时，便用老掉牙的笑话来耍弄她：

“坚果来自何处？”